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清稗類鈔 諫諍類

石廷柱諫逮訊大臣 太宗嘗與大臣論邊事，謂當以呂尚為法。忠勇公石廷柱對曰：「呂尚能專制閭外生殺，故所向有功，今大臣若有過，即下所司逮訊，雖佐領以下，亦當與之比肩對簿，其何以堪！」或以其言過戇，請議處，上特有之。

阿什坦諫止譯雜書

滿洲完顏給諫阿什坦，通經學，篤於踐履。順治初，翻譯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、《孝經》諸書，刊行之，以教旗人，皆出其手，時稗官小說盛行，滿人多翻譯，給諫上言學者宜以聖賢為期，經史為導，此外無益雜書當屏絕；又請嚴旗人男女之別，定部院九品之制，俱報可。

馮銓諫廢后

世祖之后，為科爾沁親王吳克善女，順治辛卯冊立，□月初八日幽廢之。

初，睿親王多爾袞祖世祖如子，為之定婚，世祖漸長，恥王所為，託言謀叛，削其封，且遷怒於吳女，請其為王之戚，不欲納。尋以吳既送女至，姑納之，然終不悅也。謫冷宮者凡三載，旋指為失德，宣詔廢之。大學士馮銓乃爭之曰：「前代如漢光武帝、宋仁宗、明宣宗，皆稱賢主，俱以廢后一節，終為盛德之累。望皇上深思詳慮，慎重舉動，萬世瞻仰，將在今日。」疏上，嚴飭。於是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孔允樾等復爭之曰：「臣考往古，如漢之馬后，康之長孫后，敦僕儉素，皆能養和平之福。至於呂后、武后，非不聰明穎利，然傾危社稷，終作亂階。今皇后不以才能表著，自是天姿篤厚，亦何害為中宮，而迺議變易邪？」繼之者御史宗敦一等□四人，奏入，皆不聽。親王濟爾哈朗等附之，廢后之議遂決。世祖旋悔之，越五年，仍令皇后位號冊寶等悉如舊。

言官劾馮銓

睿親王多爾袞攝政，凡言官劾大學士馮銓者，多降革。王辰□一月，范文肅公彙原疏進呈，世祖覽畢，問曰：「諸臣所劾誠當，何為以此罷？」范對曰：「諸臣疏劾大臣，無非為君為國，皇上當思所以愛惜之。」遂命俱原官起用。

周曾發諫止造乾清宮

順治癸巳，恆雨為災。給事中周曾發請停造乾清宮，以錢糧賑濟軍民。詔從其請。

鄭獻親王遺言勸統一四海

和碩鄭獻親王為太祖弟之子，世祖嗣位，與睿親王多爾袞同輔政，功亦相埒。扈駕入關，封信義輔政叔王。順治乙未，上疏推述太祖、太宗遺烈，以為平治天下，在信詔令，順人心，前方降詔恤滿洲官兵疾苦，已復令修乾清宮，詔令不信，何以服人；又請設起居注官，垂信萬世。世祖善之，夏，薨於位，遺言勸上以統一四海為念。上哀慟，詔圖像宮中。

魏文毅借史事進諫

柏鄉魏文毅公喬介壽侍直中和殿，泛論史鑒。世祖偶稱唐太宗英主，文毅曰：「晚年無魏徵苦諫，遂窮兵高麗，貽後悔矣。」世祖頷之。

楊雍建諫阻游畋

海寧楊少司馬雍建初入兵垣時，駕數巡幸南海子，首上書請養聖躬，慎出入，毋勤於原獸。世祖震怒，謂國家以武定禍亂，順時于田，示不忘戰，乃宜楊跪范庭，面數其罪，令免冠謝。楊對曰：「臣惟知忠愛皇上，無他罪。」上益怒，色變，往返數數，過其前，譙讓不已。諸臣侍直者咸股栗，楊神色不動。上乃曰：「而詎不聞善則歸君、過則歸己乎？奈何翹翹然沾直聲，將謂朕盤於游畋，欲方何代主？」於是楊始一頓首曰：「此則臣罪。」時世祖固已心重之，後凡有章奏，無不霽顏聽納矣。

索尼述顧命

索尼最老成忠鯁，太宗不豫，以世祖託之。世祖逸遊，索尼強諫，世祖或不堪其怒，索尼伏地引頸，稱述顧命，至於涕泣。世祖往往泣下，擲刀回蹕而止。知其忠直，復以聖祖託之，蓋兩朝顧命之臣也。

熊一瀟疏請停改授併關卡

康熙初，投誠武職，許自請改文職，以參議、僉事、同知、通判等官用。南昌熊一瀟時官臺諫，心非之，乃疏言：「巡道寄方伯連帥之任，同知、通判分兵刑錢穀之司，此等不文不武之輩，一經改授，罔知愛惜功名，覬覦營私，情未可定。請停改授之例。」從之。又其時榷關林立，部曹奉使監稅，亦無定員，熊奏：「關稅原有定例，一時籌記策之人，自可勝任，今員數繁多，恐新員差出、舊員未歸之時，將有一司無一官者，且一城數關，亦應酌併。至京師左右兩翼，較在外各關錢糧更少，今滿、漢兼差，亦可裁汰一員，俾綜部務。」部議不准行。得旨：「各省相近之關，應否一處兼管，由督撫察奏，兩翼稅差著再議。」尋議，兩翼應裁漢缺，江寧西新關併入龍江關，蕪湖工關併入戶關，廣東遇仙橋光廠併入太平關，俱如一瀟所議。

楊雍建封還紅本

康熙甲辰，有星孛於翼軫，抵降婁，占驗者以為合譽星。侍郎楊雍建時官給事中，獨疏請修省。聖祖優詔答之，遂赦天下。宣赦後，紅本下，二獄囚當決，楊封還紅本。有旨，三法司再議，二囚乃得不死。

李文勤諫阻營建

三藩未變以前，聖祖偶思營建。時相國李文勤公掌邦計，詢以有款項可動否，奏云：「戶部無可動之項。」事遂止。未幾，吳三桂叛，上以帑項空虛為憂。又奏云：「戶部存項數用。」上詰以前語，乃正色對曰：「部帑原備緩急之需，若平日耗於土木，緩急將何以支？」上頷之。

魏文毅建言多禱國是

魏文毅官諫垣最久，順治時，首劾張縉彥為明思宗復仇，後又屢劾大學士劉正宗、成克鞏欺罔附會，陳之遴等植黨營私，頗為世祖所引重。聖祖御極之始，輔政大臣議加練餉五百萬，復力爭之，遂止。文毅在朝，每以單辭片語解紛決策，先後所上凡二百餘疏，多禱於國是，以是敢諫之名震天下。

韓文懿對策上疏

韓文懿公筮廷試日，吳三桂逆變已萌，其對策力言三藩當撤，無稍顧忌。祭酒阿理瑚請以故相達海從祀兩廡，韓謂海造國書，一藝耳，未合從祀之典。御史鄭惟孜請令國子監生回籍應試，韓疏言太學一空，非京師首善之義。

張螺浮嘉猷入告

海鹽張惟赤字螺浮，順治甲午通籍，丙申、丁酉間入諫垣，直言敢諫。康熙初，有先朝諫臣之褒禮，及官工科給事中，時三藩不靖，軍需孔亟，計臣或有履畝加賦之議，張力爭以為不可，由是浙賦得循舊額。諫草曰《入告編》，其九世孫菊生副大臣元濟為梓行之，見於《涉園叢刻》。謹嚴剴切，能糾官吏非違，達人民疾苦，絕無晚明台諫詭激騷凌之習。《恭請皇上親政》一疏，霜嚴日烈，出辭乃不溢鎔黍。則以聖祖踐阼，方在沖齡，權奸柄政，盈廷結舌，張獨侃侃言之。至本朝入關之始，滿、漢不無歧視，而張乃有「刑部審鞫錄供，不宜但憑滿官執筆，及人民投充滿洲，餘地撥給壯丁，不許復闢民地」之奏，真能言人所不敢言者也。

聖祖不禁科道風聞言事

黃陂姚撫部締虞，康熙戊午以禮科給事中主考江西還，奏免江西逋賦二百餘萬。初，憲臣艾元徵請禁科道風聞言事，進言者日少。姚抗疏，請聖祖檢閱世祖朝言官章奏如何謬誤，令相率以軟熟為風，恐平時無以作其敢言之氣，臨事必無肯為皇上盡忠者。

頃之，聖祖御乾清門，召諭曰：「朕親政以來，諸臣何嘗以言獲罪？」對曰：「上即不諱言官，但有此處分條例，諸臣方踴躍畏罪，誰復肯發奸指佞者？」聖祖色霽，因曰：「人臣論事，當擇其大者遠者，如魏象樞彈程汝璞，亦是風聞，已而鞫問得實，蓋本朝原未有風聞之禁也。」將退，詔以所言宣付史館。尋出撫四川，請罷蜀中采木之役。

蔣伊繪二圖進呈

常熟河南學道蔣莘田為文肅父，康熙己未，滇、閩方用兵，征調四出，又廣開捐納事例，時蔣官御史，繪二圖以進，一曰《難民妻女圖》，二曰《刑獄圖》，三曰《寒窗讀書圖》，四曰《春耕夏耘圖》，五曰《催科圖》，六曰《鬻兒圖》，七曰《水災圖》，八曰《旱災圖》，九曰《觀榜圖》，一曰《廢書圖》，一曰《暴關圖》，二曰《疲驛圖》。復為疏，極言其狀。聖祖動容嗟歎，置諸左右。又嘗為五疏救荒之策，言切而哀。逾年，駕東巡，道多饑民，聖祖顧近臣曰：「此蔣伊所繪《流民圖》也。」及為學道，以經術造士，屏絕干請。居鄉好施予，多所全活。

曹末任千之諫封禪巡狩

康熙壬癸間，三藩削平，詔以詞臣曹末請封禪疏，付廷議。相國張文貞公秉筆，逕請停止。蕭山任岡卿千之方官六科，亦上言封禪僅見司馬相如書，不足慕效。又云：「巡狩載《虞典》，古諸侯各君其國，天子巡所守以協同議禮制度。今天下一家，巡狩之禮亦不可舉。」

徐立齋諫止鬻官

國初崑山三徐，名位資均相埒，文學稱健庵尚書，而風節操持，當首數立齋相國。立齋官修撰時，世祖常召見，討論經義，賜鞍馬、御膳，恩如家人。上晏駕，哀痛哭泣，羸瘠不勝。康熙庚申，從謁孝陵，猶悲慟不止。捐例初開，但令得官後三年稱職，上官保舉，否則罷。既又令輸銀免保舉，即聽遷轉。其初為祭酒時，即請免納舉人監之例，及是又言國家大體所關，惟賢不肖之辨而已，若捐銀得免保舉，是金多者與稱職同科也，因堅請停止捐例。後事例既罷，而府部寺院筆帖式近三千人，復求開例，出知州縣。其以哀察大計被議者，亦復謀官，廷議時爭之三日，卒從其言。癸亥大計，一切餽遺無敢及門，其所彈劾亦不避權貴也。

徐立齋諫止簡巡按

康熙間，聖祖欲差滿洲三品以上大臣巡按各省，徐立齋相國獨力爭不可。上曰：「明時故有御史巡按舊例，【是時停止御史巡按未久。】今何為獨不可耶？」立齋曰：「明時雖有巡按，然御史秩卑，雖許其參劾督撫，然巡按果有不職，督撫亦得參劾，相維相制，故無大害。今三品以上大員，與督撫爵秩相等，又有滿、漢親疏之見為之先入，督撫豈敢貿然彈劾？倘有貪婪之人，恣行無忌，則百姓之受害，將靡窮矣！」上勃然作色曰：「然則朕所差者，竟無一端人乎？」立齋頓首曰：「皇上簡任時，自必妙極一時之選，然百密中，難保竟無一疏。且人情往往見利忘義，從前朝夕在上前，且未有地方尺寸柄，雖庸才亦能勉敦行檢。一旦銜命出使，移氣移體，非真有操守者，固不能始終如一。況所差數人中，豈能人人皆有操守，使有一人，則一省已受害矣。」上默然良久，卒罷其議。是時廷臣皆震懼失次，立齋獨侃侃如平時。

奇奴有所諫

奇奴者，不知其姓名。康熙甲子，聖祖幸塞外，還京，有人衣短後衣，無冠，跪道旁，呼萬歲。上止輦問之，則對曰：「有所諫，今條奏時務二事。」上問：「若何人也？」對曰：「刑部郎中某家奴。」當是時，時局已定，四海承平，上以為狂奴妄言得失，辱朝廷而差當世之士，非盛世事也。遂執付所司，按衝突儀仗妄行奏訴律，發近邊充軍，杖而流之關外。奴仰天歎曰：「吾為人奴，雖勞苦，不廢書，以今世之務，合吾書之說，所宜言者固多。意臺省諸大官，此月不言，必他月也，他月無聞焉；意今年不言，必明年也，明年又無聞焉。吾不復能待，故冒昧言之，而孰意獨罪一至於此耶！」未出關，杖瘡發，死於路。

魏敏果藉天變言事

魏敏果公象樞性骨鯁，敢言事，官刑科左給事中時，因災變陳言，語侵權貴，會議時，又與諸大臣抗爭是非，廷臣仄目。獨大學士范文程公心識之，曰：「此我國家任事之臣也。」其後有構之者，輒於眾中剖晰之，卒得白，已而收遷至左都御史。適逢地一日連震，上晝夜坐武帳中。魏直入，奏曰：「地，臣道也；臣失職，則地反常。臣不能肅風紀以修職業，請先罪臣以回天變。」上召魏入，魏伏地涕泣，請屏左右，語移時。極言天變若此，乃索額圖、明珠二相植黨市權，排斥忠良，引用僉王以禍國家之應。及出，副都御史施維翰迎於後左門，見魏淚流頰未乾也。明日，上以六條宣廷臣集議，大略如魏旨，於是朝士咸知魏造膝所請，用事大臣皆為之股票。明年，索額圖免官；戊辰，明珠為郭琇劾罷。至丙戌春，聖祖始以其面對語諭群臣。

李文貞直對

康熙癸巳，方望溪侍郎苞供奉南書房。一日，聖祖召編修沈宗敬至，命作大小行楷。日晡，內侍至，傳諭李文貞公光地曰：「朕初學書，宗敬之父荃實侍，每下筆，即指其病，兼析所由。至於今，每作書，未嘗不思荃之勤也。」文貞因奏對曰：「此即成湯改過不吝之心，苟自是而惡直言，則無由自鏡矣。」

李文貞疏請甄別歸休學使

各省饗序，皆隸提學道。康熙癸未，始設學政。越餘年，部議令學使歸休者，悉赴城工效力。時李文貞公方家居，曰：「賢否同辜，非所以示激厲也。」密疏清公之臣若而人，請加甄別，藉是多免役者。

張貞生諫阻大臣巡察

康熙中，議遣大臣巡察各省，廬陵張學士貞生上書切諫，被詔引見，以所言過戇，下考功議，免官，詔貶二秩。其自為詩云：「聖明豈是誠難格，臣戇還應術未全。」可知其所養矣。後奉特旨，復原官。

韓菱諫誅阿山

康熙中，江南布政司張萬祿虧庫金三萬，制府阿山上言費由南巡，非侵牟。或謂張於阿為姻家，上震怒，下九卿議。眾議阿大辟，宗伯韓文懿公菱正色曰：「果有連，其情私而語則公也，且斯言得上達，所益不細。」忌者增語上聞，韓由是恩眷日替。

阮應商疏論銓曹之弊

康熙朝，阮應商官吏科給事中。時吏部選人，或違例壓缺，改易文憑，駁選停放，除授不公。給諫上書極論，纒纒數百言，指斥無隱。銓曹多被議者，直聲大震，一日，聖祖御門，有所咨訪，特指名命對。給諫從容敷奏，眾皆屬目。嗣是連次御門，輒垂問阮應商在否。嗣以疾告歸，遽卒。

龔翔麟劾權貴

康熙朝，龔衡園侍御翔麟勁直敢言，屢擊權貴。劾靖逆侯子張雲翻，劾滇黔督部趙良棟，皆拜御書之賜，旌其敢言。其劾熊賜履弟贖貨，並糾賜履，聖祖亦聽之。

圖爾泰劾滿臣權重

康熙中，滿洲某科給事中圖爾泰，與明珠同族，不善其所為。嘗劾奏滿臣權重，漢六部九卿奉行文書而已，滿人警效，無敢違者，殊非立政之體。以此忤權臣，謫黑龍江。圖素尚理學，於戍所自置周程四先生祠，朝夕禮拜，人笑之，不顧也。

郭琇劾明珠

康熙間，山左名臣，自李之芳、董訥而下，實以郭瑞卿為最剛正。瑞卿名琇。當明珠柄政時，行為專恣，朝野多側目。郭剛直性成，嘗於明珠壽日，臚舉其劣跡，列入彈章上之。旋復袖所草疏，乘車至明邸，踵門投刺，明以其素倔強，來謁不易，肅冠帶迎之。及入，長揖不拜，坐移時，故頻頻作引袖狀。明喜問曰：「御史公近來興致不淺，豈亦有壽詩見賜乎？」郭曰：「否否。」探袖出視，乃一彈章。明取讀未畢，郭忽拍按起曰：「郭琇無禮，劾及故人，應受罰。」連引巨觥狂吸之，疾趨而出，座客大駭愕。

未幾而廷訊明珠之旨下矣。

筮重光屢有諫諍

句容筮侍御重光直聲震朝野，屢有諫諍，且嘗劾明珠、余國柱，棄官去，不知所終。或稱其隱甘肅漢龍山，為道士，年九□餘猶在，自稱繡髮真人。

高層雲諫止旗屯

康熙時，旗軍屯田江淮，所至騷擾，華亭太常少卿高層雲奏請停罷。議政王大臣閱其奏，皆大怒，將請旨治罪，上納其言，立命停止。層雲字菰村，工詩，善畫山水，澹寧居御座側之屏風四幅，其所繪也。

任葵尊章數□上

康熙中，御史之敢言者，為荊元實、任葵尊二人。葵尊名弘嘉，入臺垣，直聲大振，章數□上。

婁德納諫諍

聖祖既廢理王，揆敘、王鴻緒輩恐其復立，造諸蜚語以聞，上怒，欲置王重典，眾莫敢諫。領侍衛內大臣婁德納年已耄，善解人主意。時上自暢春園還宮，欲明頒詔旨，婁先日燕見曰：「聞護軍統領某得暴疾，肉盡消，骨立矣。」某固素以體胖著者。次早，上入宮，則見某佩刀侍神武門，豐偉如故。上結婁，婁笑曰：「可知人言未可信也。體之豐瘠，乃現於外者，尚訛傳至此，況曖昧事哉！」上首肯其言，立罷宣詔。

朱天保諫廢儲

檢討朱天保字鶴田，滿洲人，中康熙癸巳進士，入詞林。父朱爾訥，任兵部侍郎。時理密親王既廢，儲位久虛，廉親王允禩覬其位，揆敘、王鴻緒等復左右之，欲陰害理密親王。天保深憂之，疏言曰：「皇太子雖以疾廢，然其失，良由左右非人，習於驕抗。若遣碩儒名臣，如趙申喬等輔導之，潛德日彰，猶可復問安視膳之事。儲位重大，未可輕移，徒啟藩臣覬覦，則天家骨肉之禍，有不可勝言者。」疏成欲上，以父在，徘徊久之。父察其情，曰：「忠孝未可兩全，汝捨孝全忠可也。」趣入告。時聖祖幸湯山，疏上，上歎歎久之。近臣阿靈阿素為允禩黨，曰：「朱某之疏，為希異日寵榮耳。」上大怒，置之於法，父荷校死，而理密得以壽終。

張廷樞直諫

韓城張司寇廷樞自擢九列，即以直諫任事著聲。其始長刑部而罷也，以提督九門陶和氣勢倣熾，司寇齊世武阿附之，撫其罅人，死刑獄，張廷樞不可，因此譖張。踰年，聖祖燭其姦，誅和氣，投世武於荒，乃思張，以司空徵，既至，改司寇。張感上灼知，益以國是自任，而眾亦知上信張，凡部事，主斷者□之七九；廷議待決者，亦過半焉。

聖祖春秋高，諸王門下人或因緣詭法，有以負債訟淮商及吏民者，命關逮。張正言折將命者，合堂變容，張意色愈堅，事竟罷。誠王屬長史以文學信任，朝夕侍上側，王府孟尚曾斃甘肅平民，事達部，王再三切諭，不得上聞，而張具以實奏，眾皆危之，張坦如也。河南州縣困於歲徵黃糧，中家以下，鮮不破產鬻子，供輓賃。巡撫楊宗義疏請改折，而倉督及有司陰祖之，戶部九卿皆曰毋庸議，聖祖方猶豫。會張自閩鄉鞫獄還，使事畢，慷慨陳民艱，退又具疏，聖祖立斥群議，特改諸州縣之遠水次者，民困大蘇。

劉蔭樞敢諫

韓城劉中丞蔭樞，以知縣行取，為吏刑戶三科給事中，稱直言敢諫，前後疏□上。論連捐速陞之弊，又請試捐員、停保舉、開言路、覈名實，又言藩臬宜入覲奏事，又陳豫秦兩省事，皆報可。又論楚省攤糧病民，下九卿議，劉陳述公卿間，遂蠲其賦。外轉贛南道，署按察使，以爭疑獄，失巡撫意，劾罷之。康熙甲申，聖祖南巡，劉迎見於潼關。上曰：「此劉鬍子也，何农民服？」以被劾對。詔復其官。劉廣穎豐曠，美鬚髯，官科垣，屢蒙召見，上故識之。旋擢貴州巡撫。

會額魯特數擾邊，上使尚書富寧安等往征之，已擊走矣，領兵大臣尚擬進勦，各省捐饗捐馬者皆起。劉上封事曰：「澤旺阿刺蒲坦，小醜也。侵擾哈密，小警也。請無用兵。」又密陳六事，略言：「臣老人也，報皇上之日無幾，敢冒死以陳。從來與庸主言，非發露其詳不可；與聖主言，則引其端而已悟。皇上，聖主也。臣不敢多言，敢以六事進：重內地勿動遠略；謹喜怒而慎用人；覈名實以重國本。」尋以年垂八□請老，上令赴大軍駐所周閱，詳議具奏。劉抵營，仍疏請屯哈密以東，兵毋輕出。又以病乞休，詔責其憚遠涉，令還巡撫任。後數月，休致入京，下刑部議，以阻撓軍務當絞，命發往博爾丹處種地，時年八□一矣。子熾，請隨侍。劉笑止之，曰：「人死道路，與家庭何異？汝自歸，耕田讀書，無我慮。」居喀爾三年，上諭廷臣曰：「劉蔭樞，忠臣也，但書生，不知兵耳。」詔還京，復其官，與千叟宴。雍正癸卯，世宗召見慰問，賜金，遣之歸。旋卒於家。

孫文定以檢討上封事

世宗行政，以猛鷲著稱，大臣無敢直言者。太原孫文定公嘉淦，乃以檢討上封事，曰親骨肉，曰停捐納，曰罷西兵。世宗召諸大臣示之，責掌院學士曰：「爾翰林院乃容此狂士。」掌院叩頭謝罪。朱文端適在側，徐對曰：「此生誠狂，然臣服其有膽。」良久，世宗亦大笑曰：「朕亦不能不服其有膽。」即召對，授國子監司業，並手指之以示九卿曰：「朕即位以來，孫嘉淦每事直言極諫，朕不惟不怒，且嘉悅焉，爾等當以為法也。」

金溶因諫落職

孫文定公在楚督任內獲譴，罰修順義城。御史金溶奏以孫嘉淦之操守，不免議罰，恐天下督撫聞而自危，無以為他日地步。金即文定所取士也，坐是落職，後卒起用。

沈端恪諫耗羨歸公

沈端恪公近思性格謹，每上封事，先期簡閱衣冠，鍵戶密書，書畢，蒲伏再拜而起。家人問何事？輒答以他語。雍正朝，耗羨歸公之議，自山西大吏發之，諭旨令九卿會議。沈廷諍諍，同列震悚，世宗嘉其誠割，不以為非。

沈端恪李紱諫阻逃禪

沈端恪公少時嘗在靈隱寺為僧，世宗喜逃禪，一日，沈獨對，上問之曰：「汝於宗門必多精詣，試言之。」沈對曰：「臣少年潦倒，偶逃於此，幸得通籍，方留心經世之學，以報國家，日懼不給，不復更念及此。亦知皇上聖明天縱，早悟大乘，然萬幾為重，臣願陛下為堯舜，不願陛下為釋迦，臣即有所記，安敢妄言以分睿慮。」世宗改容領之。

臨川李穆堂侍郎紱在官日，世宗嘗語之曰：「汝於書無所不讀，則二氏經典，當亦盡通。」李曰：「臣向亦諦觀之，然無補於天下國家。」世宗曰：「汝言是也。」

李元直抗言無所避

高密李元直官御史八月，章數□上，最後語侵諸大臣尤切。世宗召元直及諸廷臣入，歷舉中外大臣有名跡者詰之，元直抗言無所避。上徐謂諸臣曰：「彼言雖野，心實無他。」翼日，復召入，慰之，賜荔枝數枚，出。於是都人呼為癡李。

徐文定諫阻誅二王

徐文定公元夢，舒穆祿氏揚武勳王裔。雍正中，廉王允禩、貝子允禵以覬覦大器，世宗命諸大臣議其罪。文定言二王之罪，誠不容誅，願皇上念手足之情，暫免一時之死。情詞肫摯，上為動容。

三張諫止捐貲運饗

雍正間，西事方殷，急饋饗，大將軍入覲，以為言。大臣定議，各途守選及遷補停止，專用捐貲運饗人，事可集。已得旨，始下外廷。韓城尚書張廷樞聞其事，謂同列曰：「此關國體，當以去就爭。」時九卿會議數四，相視不言，乃昌言，惟捐納所分員

缺，可俾運饟人，其正途及遷補仍舊，因手奏定議。執政者大駭，使人謂少宰張廷玉曰：「聞舉朝同議，獨張君阻之，不識何張君也。」少宰曰：「首議者張廷樞，然余，吏部也，亦同此議。」少司寇張大有曰：「我亦同議者。」於是士論翕然歸三張。遂寧張鵬鵬方長吏部，為不適者久之。

曹一士疏論文字薦舉

雍正乙卯，御史曹一士請寬比附妖言之獄，並挾仇誣告之文。疏云：「比年以來，小人不識兩朝所以誅殛大慙之故，往往挾睚眦之怨，借影響之詞，攻訐詩書，指摘字句。有司見事生風，多方窮鞫，或致波累師友，株連親故，破家亡命，甚可憫也。臣愚以為井田封建，不過迂儒之常談，不可以為生今反古；述懷詠史，不過詞人之習態，不可以為援古刺今。即有序跋偶遺紀年，亦或草茅一時失檢，非必果懷悖逆，敢於明布篇章。」云云。然則當時有言井田封建或感懷詠史者，乃至著述序跋不錄時王年號者，皆科大逆不道罪矣。又言牧民之吏，有賢有能，不可偏廢，今督撫薦舉，往往舍賢而尚能，故明作有功之意多，惇大成裕之意少。

李紱謝濟世劾田文鏡

雍正間，田文鏡劾河南屬吏黃振國、汪誠、邵言綸等，直督李紱言其冤，欽使往按驗，還奏文鏡所劾是。御史謝濟世又劾文鏡貪黷，奏入，與紱語多同，上疑焉，命九卿科道集刑部訊交關狀。謝辨無有，而刑部尚書勵杜訥曰：「是當刑訊。」御史永豐陳學海在班中，忽起走庭中，北向大言曰：「與謝某交通者，我也。」大臣皆愕然。陳故以部郎從欽使河南，得文鏡欺罔狀，又為奏爭不能得，歸嘗發憤為同僚言之者也。大臣將以聞，請并訊。謝則曰：「文鏡之惡，中外皆知。濟世讀孔孟書，粗識大義，不忍視姦人罔上，以冒死以聞，必欲究指使者，乃獨有孔子、孟子耳。」拷掠急，復大呼聖祖仁皇帝，王大臣皆懼然起立，乃罷訊。入告曰：「是狂生，妄欲為忠臣，口刺刺稱孔孟不休，終不言指使者。」世宗意亦解，曰：「是欲為忠臣，且令從軍。」遂命往阿爾泰軍前效力。乾隆朝，復再起，再被劾，卒獲超雪，放歸。學海得無事，然明年，卒以告病驗不實，亦遣戍去。

齊周華疏救呂晚村

天台齊周華為召南猶子，以刊印呂留良書籍受極刑。其救呂疏稿中有云：「浙省呂留良，生於有明之季，延至我朝，著書立說，廣播四方。其胸中膠於前代，敢妄為記撰，托桀犬以吠堯。夫堯不可吠而不吠堯，恐無以成為桀之犬，故偏見甘效頑民，而世論共推義士。又以其書能闡發聖賢精蘊，尊為理學者有之，實未知其有日記之說。伏讀上諭，日以改過望天下之人，故寬曾靜於法外。臣思呂留良、呂葆中逝世已久，即有歸仁說，作於冥冥中，臣已不得而見。第其子孫以祖父餘孽，一旦罹於獄中，其悔過遷善趨於自新之路，必有較曾靜為尤激切者。夫曾靜現在叛逆之徒，尚邀赦宥之典，豈呂留良以死後之空言，早為聖祖所赦宥者，獨不可貸其一門之罪乎？」

吳煒疏請保護聖躬

乾隆初，高宗下詔求言，一時臺諫，以吳南溪為最。吳名煒，歙縣人，面黧黑，寡言笑，嘗劾訥欽，為世所稱。曾有保護聖躬一摺，上切責之，召詢張文和。文和讀疏訖，口噴噴稱羨，遂有欲於鞞中取物狀，上詢之，文和曰：「臣欽取筆附名於摺尾也。」上乃釋然。

宮中嘗演《鳴鳳記》院本，孝聖后問朝中有如楊繼盛之人否？上對曰：「惟吳煒差近之。」吳年八□餘，無疾而終。

李慎修諫阻觀戲吟詩

乾隆初，御史李慎修，德州人，身傴僂而敢言。高宗於上元夜賜諸王公大臣觀火戲，李諫阻之，以為玩物喪志。上喜吟詩，李亦諫，恐以擲翰有妨政治。上聽其言，嘗召見曰：「是何渺丈夫，乃能直言若此。」李奏曰：「臣面陋心善。」上大笑。又當時以錢貴故，諸大臣議變制，李上疏阻之。

鄒一桂疏請罷許容

乾隆壬戌，命許容巡撫湖北。時鄒小山尚書一桂方轉給事中，疏言：「許容誣奏謝濟世，奉旨奪職，總督以下承審官皆罷斥，不特湖南得見天日，天下臣民，罔弗額手稱慶。此彰輝之公，吏治所由知戒也。昨有旨仍命撫湖北，中外聞之，莫不驚駭。乞降旨宣示臣民，俾曉然於黜陟之所以然。」疏入，事遂寢。

盛安諫止誅薙髮者

滿州盛司寇安以科第起家，頎然矗立，鬚眉蒼然，以古大臣自命。乾隆戊辰春，孝賢后崩，時周中丞學健、塞制府楞額以違制薙髮，交刑部治罪。又錦州守金文淳稟命於府尹薙髮，事發，高宗震怒，立命誅之。盛叩首請曰：「金小臣，罔識國制，且請命大僚，然後薙髮，情可矜恕，請寬之。」上怒曰：「汝為金某游說耶？」盛曰：「臣司寇，但知盡職，固不識金某為何如人。如枉法干君，何以為天下平也？」上大怒，命侍衛反接盛，赴市曹，與金文淳同正法。盛長笑，惟曰：「臣負朝廷恩而已。」上悔悟，命近臣馳騎，並金赦之。盛施然叩謝，如常時，市曹屬目曰：「此真司寇也。」次日，上命入上書房，傳導諸皇子，曰：「盛安尚不畏朕，況諸皇子乎？」真師保之妙選也。

博爾奔察諫

內大臣博爾奔察侍高宗最久，善嬉謔。乾隆辛未春，扈從南巡。舟至京口，放煙火，有被煙薰嗽考，博笑曰：「此乃素被黃煙薰，怕故望而生畏也。」時黃文襄公廷桂督責所屬過嚴，故言之。及至蘇州，見靈巖梅可合抱，博拔刀作欲砍狀。上驚問，博曰：「恨其不生於圓明園，而使皇上跋涉江湖之險也。」及較射，有弓落地者，上震怒。博在旁曰：「此皆因引見，昨日射箭多，致臂病，不能引弓也。」上乃釋然。又一日，較射多不中侯，天顏不悅。有髯人至，博望而笑曰：「嘻，汪都統弟至矣。」都統汪扎爾修髯如戟，故諺及上，上為之撫掌大笑。上嘗行窄巷，有步軍校積石為山於廳側，上問之，博曰：「此步兵花園也。」上大笑。又上書福字，博侍側，上笑謂：「汝識此中佳否？」博應聲曰：「知之，皇上所書福字，既黑且亮。」上大笑。

朱文端諫止誅舒文襄

乾隆乙亥，阿睦爾撒納投誠，舒文襄公赫德時任定邊將軍，請將其家屬分置蘇尼特等近地，以為羈質。高宗大怒，謂其分散骨肉，有傷遠人心，命近侍封刀斬之。朱文端公軾聞命，推扉而入，力言人材難得，舒雖一時過慮，然平日辦事勤謹，請援議能之典。上曰：「命下已踰日，恐難返。」朱曰：「即命臣子成麟追之。」上可其請。朱出，謂出子曰：「追不及，汝勿返也。」成麟故勇往，即於馬前割袍前襟，馳騎往，至潼關，追前命歸。傳文忠公恆告人曰：「朱公誠仁者之勇。是日，雖如恆者百輩，無濟於事也。」

松文清諫東巡

乾隆丁丑夏，幾輔亢旱，下詔求言。相國松文清公筠上疏，諫阻東巡。上以其故違祖制，應置重典，念其平日廉直，以二品銜謫察哈爾都統。尋擢為首輔，仍兼攝伊犁事。

杭大宗抗論時事

杭大宗世駿，錢塘人。抱經世才，以布衣召試鴻博，極言國家用人宜汲滿、漢之見，以收士望云云。時宗室某相方用事，閱卷大怒，謫於高宗，幾遭不測。其後官翰林院檢討，上疏抗論時事，謂用兵斂財及巡幸所至，有司一意奉行，其流弊皆及於百姓。疏凡□事，其言至懇激。部議當重辟，上僅令罷歸田里，不之罪也。出京日，行李蕭條，士夫懼召黨禍，杭往話別，輒預戒閹者拒之，獨刑部司獄某，相與徒步登陶然亭，痛飲竟日而別。

三保諫止乘騎渡河

三文敬公保，謫譯進士，任兩湖、浙閩總督，入拜東閣大學士。以不諳吏事，動為人欺，且屢任封疆，簠簋不飾，時以比李昭信。然幼讀宋儒書，大節不苟。乾隆癸未夏，高宗巡幸承德，保時任直隸按察使。霖雨數日，潮水驟發，上欲乘騎渡河，保叩馬諫

曰：「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；況萬乘至尊，輕試波濤，使御駟有失，雖萬段臣軀，何可追悔！」上以滿洲舊俗宜勞示武為言。保曰：「皇上奉太后乘輿同至，即使上渡河安，不識太后之輿，安奉何所？」上乃動容回轡。

三保劾王寬望

三保督閩時，浙無王寬望丁艱，以督辦海塘奪情視事，又不遣眷回籍，保惡其蔑倫，密疏劾之，王因獲罪。後為上書房總師傅，集古今儲事，曰《春華日覽》，教授諸皇子，詞雖質直，不失師保之體。卒，賜諡文敬，取責難於君意也。

傅文忠諫嗔怒過節

高宗嘗諭傅文忠公恒佛法清淨，於身心亦有裨益，公餘宜罕究內典。傅奏云：「佛法先戒貪嗔癡，皇上天聖聰明，尚有時嗔怒過節；如臣庸愚，恐學亦徒勞。」又一日進見，高宗偶論魏徵敢諫。傅云：「魏徵每陳諫牘，唐太宗不但不怒，並有褒賞。魏徵是見敢諫之便宜，故不憚直言也。」上頷之。

尹會一言民間疾苦

高宗六次南巡，尹會一視學江蘇，還奏云：「陛下數次南巡，民間疾苦，怨聲載道。」高宗厲聲詰之曰：「汝謂民間疾苦，試指出何人疾苦？怨聲載道，試指明何人怨言？」會一至是，惟自伏妄奏，免冠叩首，乃謫戍遠邊。

方觀承諫止誅犯蹕者

乾隆乙巳以後某年春，高宗巡畿甸，突有村民犯蹕，手攜兵器，為扈從侍衛所格，立被執。詰之，曰：「直隸人。」上震怒曰：「朕歷年春秋兩巡，累及近畿百姓，固應怨我。然兩次所免錢糧，積數年計之，亦不為少，竟不足以生其感乎？是殆有主之者矣。」時總督方格敏公觀承方在卡倫門外接駕，聞之，飛騎追上，而乘輿已前行，方疾趨，伏道旁，大聲呼曰：「臣方觀承奏明，此人是保定村中一瘋子也。」上聞稍回顧，乘輿已入宮門，甫降輿，即傳軍機大臣入對。上曰：「頃犯蹕之人，據方觀承奏為瘋子，不知究如何？」軍機大臣跪頭奏：「方觀承久於直隸，據所奏是瘋子，自必不誤。」上曰：「既如此，即交爾等會同刑部嚴訊，作瘋子辦理。」軍機大臣碰頭謝出，即日在行帳中定讞。

張問陶日上三疏

遂寧張船山名問陶，性伉爽，無城府。由檢討遷御史，上官日，連上三疏：一劾六部九卿，一劾各督撫，一劾河漕鹽政。或謂之曰：「子不慮結怨中外乎？」張笑曰：「我所責難者，皆大臣名臣事業，其思為大臣名臣者，方且感我為達其意；若無意於此者，吾將其身分抬高，至於如此，慚愧之不暇，又何暇怨我乎？」

舒超鐸劾杜賴

直格公舒超鐸，歷任西安、涼州、安西、黑龍江諸將軍，高宗篤任之，嘗曰：「滿洲世族未忘舊習者，惟某一人。」性直篤，在西安時，前將軍杜賴貪鄙，屢侵糧餉，至自製餅餌，令軍士重價購之，舒至三日，立劾之。金礦事發，牽連數百人，獄未決，命釋之。僚屬有請者則曰：「金礦窄不容足，安容數百人？盜者必獲重寶以遠颺，奚累及無辜為。」後盜果獲於他境。

魁倫劾伍拉納

制府魁倫完顏氏，性勇，授福建將軍。喜聲伎，嘗夜宿狹巷，為制府伍拉納所覺，欲劾之。伍固貪吏，納屬員賄，動踰千百，不納者，鎖錮逼勒。又受海盜賄，不捕緝，本虎門外盜艇雲集。魁慨然曰：「伍公以封疆大吏，舉止同盜賊，不知愧悔，反欲劾人耶！」乃抗疏劾伍之貪縱，共閩省庫藏虧絀事，高宗大怒，置伍於法，以魁代。

錢澧劾國泰

昆明錢南園通政澧為御史時，劾東撫國泰。時劉文清公偕和坤奉高宗命往山東訊鞫，並諭御史同訊。方讞獄日，國泰忽起立，罵御史曰：「汝何物？敢劾我耶！」文清大怒曰：「御史奉詔治汝，汝敢罵天使耶！」立命隸人披其頰。國泰懼而伏，坤遂不敢曲庇。獄上，國泰伏誅。

初，錢將奏國泰事，詣所善翰林邵南江曰：「家有事，需錢千，可惜乎？」邵曰：「錢可移用，將何事也，盍告我乎？」錢曰：「子勿問何事，有事欲用此錢，當於吾子取之。」越三日而彈章宣矣。時國泰聲勢方盛，人皆為之危，幸高宗察其忠直，得擢通政司副使。邵於是叩之曰：「子前告我需錢千，豈為此事耶？」曰：「然。吾自度劾國泰，必受嚴譴戍邊，故預備資用耳。」邵曰：「若果有此行，千錢亦不濟事。」曰：「吾性喜食牛肉，在道可不用儉從，以五千錢市牛肉，日啖此，可無饑。其餘錢，吾自負之，得達戍所，足矣。」

錢澧劾和坤

錢南園既補通政司副使，復以事鑄級，再補官言。時和坤擅權，直廬自立私寓，錢劾之，謂：「國家所以設立衙署，蓋欲諸臣共集一堂，互相商榷，佞者既明目共視，難以挾私；賢者亦集思廣益，以濟其事。今和坤妄立私寓，不與諸大臣同堂辦事，而命諸司員傳語其間。即有私弊，諸臣不能共知；雖欲參議，無由而得，恐啟攬權之漸，請皇上命坤拆毀其寓，遇事公同辦理，無得私自處判。」疏入，命錢入軍機之監之。逾年，錢暴卒，上大慟。

曹錫寶劾和坤

和坤在政府時，上海曹劍亭侍御錫寶上書論劾，同朝多咋舌者。侍御至熱河待罪，高宗召入，諭之曰：「爾讀書人，不讀《易》歟？君不密，則失臣；臣不密，則失身。」侍御叩頭流涕而出。

錢澧劾畢沅

乾隆末，甘肅冒振一案，侵蝕公私款項至數百萬，事發，總督司道以下伏者數千人。時畢沅方撫陝，具知其事，然以勒爾謹、王寬望皆和坤死黨，畢亦奔走和門者，故明知之而不敢言。錢南園待御乃上疏劾之，略云：「勒爾謹、王寬望、王廷贊雖已分別伏法，而現任陝西巡撫畢沅，前曾奉命署理督篆，以陝甘接壤，折損冒振，瞻徇前任，畏避遠嫌，明知積弊已深，不欲挾之自我，寧且隱忍以負朝廷，實非大臣居心之道，其罪較之捏結各員，尤覺有增無減。敬請敕下部臣，將畢沅比照諸人嚴加議處，以昭憲典之平。而各省督撫大吏，益知所警惕，不敢習為瞻徇，久致養癰。」云云。疏上，畢終以有與援故，竟免議處。

某侍衛諷諫游畋

高宗晚歲，恣意游畋，特建避暑山莊於熱河。一日，游至蒼石，四顧茂林修竹，綠草如茵，清風習習，幾不知監暑之至矣。顧謂某侍衛武員曰：「此間氣候溫淑，大勝京都，洵無愧避暑山莊也。」侍衛對曰：「誠是。此陛下就宮內言耳，若外間城市極狹，房屋亦低，小民半多蝸處其中，且戶灶銜接，炎暵之盛，倍京師，故民間有諺曰『皇帝之莊真避暑，百姓仍是熱河也。』」高宗不憚，亟揮之使出。

尹壯圖遇事條奏

尹閣學壯圖，雲南蒙化人，久任部曹，洊至內閣學士。時和坤專擅於內，福文襄豪縱於外，督撫習為奢侈，庫藏空虛，民業凋敝，尹上疏彈之，高宗為動容。和忌之，請即命尹馳驛，普察各省府庫虧空，而令侍郎慶成監之。慶固貪酷，每至省會，不急盤查，而先遊讌。尹惟終日枯坐館舍，舉動輒掣肘，待庫藏挪移滿數，然後啟之，秤對初無虧絀。慶劾尹妄言，降主事。尹即告終養，當草疏夜，秉燭危坐，竟夕鈔錄。弟英圖屢闖其戶，尹笑曰：「汝不必代兄憂，余之頭，早懸都市矣。汝代養老親可也。」仁宗即位，召入都，溫諭至再，加給事中銜。以親老，命乘傳歸，復給奏摺圖鑰，命遇事條奏。久之，乃卒。

嘉慶初年諫臣

仁宗即位，首下求言詔，滿洲廣泰與廣興首先應之，劾和坤奸惡諸款，即時伏法。漢軍蔣攸銛劾外省貪吏宜降革者，李奉翰，景安，泰承恩諸人先後獲罪。瑚圖靈阿為宜綿子，陳關稅鹽務諸弊，又請卻貢獻，停捐納。仁和馬履泰論鄂督景安畏縮偷安老師糜

餉之罪，安為之罷職，又論湖北教匪奸民宜撫諸條，上盡從之。滿洲繼善雖為和所引，無所依附。時繙譯科場皆近臣子弟。藉以進身，頂傳遞之弊，多不勝言，善首論之，場務始肅。八旗士卒養馬匹多有冒領軍餉者，出牧時哈番使以金帛，為蒙人所哂，善犯眾怒言之，弊遂清。滿人恨入骨，至驗馬日，眾誤以戴龍塘璐為善，毆之，幾斃，事聞，首謀者伏誅。禮部侍郎廣西張鵬展任御史，奏出師八弊，皆中窳要。刑部郎中金光悌素便佞專擅，堂官多庇之，鵬展劾請離任，上允其請。滿洲和靖額以繙譯起家而素重文士。滿洲舉人舊例，三科後始選小京官，人多缺少，致多壅塞，非三□餘年不能入仕版，不若漢人大挑之捷。和深憫之，陳請依漢人例，一體選授縣令。濟源衛謀，辛巳進士，年七□餘始為諫官。福文襄王康安雖屢立戰功，然苞苴廣進，仁宗責那繙譯司空論旨，有「福康安歷任封疆蠶不飭」之語，謀因備王諸貪婪狀，不宜配享太廟。上雖未允其請，一時公論與之。寧夏周枻，論外省大吏所劾屬員有初無劣跡者，恐悞無華之人，不得上司歡心，被劾者眾。請自後得照大計例，許其給咨引見，則賢否自難逃聖明之洞鑒，使大吏專擅之習，為之稍減，上允其請。庚申夏，彭芸楣尚書策騎入內，墜地昏仆，朱石君司農以己輿載出。故事，大內無特旨，不容車轎出入。枻因劾之，略云：「朱珪無無君之心，而有無君之跡。」又藩司溫承惠冒鄉勇功為己功，依附罪撫秦承恩，致使武關有失，亦附劾之。當時雖奉嚴旨，未數月，石君與夫闖入禁門毆傷守者，上切責之。嘗曰：「周枻之言甚正，殊可嘉也。」歸安沈琨於江蘇生員之獄，巡撫宜興庇護屬員，信任家人，苞苴日進，特以非刑訊告者，有小夾棍、頭箍諸名目，又於國喪中演劇，琨一一陳之，興罷職。逾歲，上欲巡幸盛京，琨復上疏阻之。漢陽蕭芝久淹詞館，及用御史，年已七□餘。上疏言端正風俗，以天道人心為本，洋洋數千言，皆有關政治。山東王寧煒上疏言上之用人行政，宜習其素，不可因保舉遽加升用，金光悌、黎兆登等非不有人薦用，然考覈其實，殊有未稱者。福建游光繹上疏言今大臣未盡和衷，武備未盡整飭，願效魏元成□思疏，以裨治化，上獎之。後滿洲某侍郎因公憤爭，上曰：「游光繹之言，不為無見。」後以劾黃永沛罷職，人爭惜之。

張進忠諫欽坐

嘉慶初，有宮殿監督領侍張進忠者，馭下整肅，好批小內監之頰，人以嘴巴張呼之。然性忠鯁，嘗奏事內廷，仁宗偶欽坐，張捧黃匣不入。詢之，張曰：「焉有萬乘之主臥覽奏章者乎？」上即正襟危坐，張乃捧匣入。

朱文正諫弛禁書

康熙以來屢以文字興大獄，錢牧齋詩文亦在燬禁之列，長洲沈歸愚乃選以冠別裁集，幾獲咎。嘉慶初，大興朱文正公珪奏言：「詩文之詆謗本朝者，正如桀犬狂吠。聖人大公無私，何所不容，禁之，則秘藏愈甚。」仁宗然之，禁始弛。明末遺書，遂復有刑行者。

洪稚存以直諫戍伊犁

洪稚稚名亮吉，長身火色，性超邁，歌呼飲酒，怡怡然。每興至，凡朋儕所為，皆掣亂之為笑樂。至論當世大事，則目直視，頸發赤，以氣加人，人不能堪。會有與稚存先後起官者，朱文正公珪並譽之，稚存大怒，以為輕己，遂愾愾不樂，復乞病，行有日矣。時川陝賊未靖，頗欲有所獻替，顧編檢例不奏事，乃上書成親王暨當事大僚言時事，冀轉奏。謂故貝子福康安所過繁費，州縣吏以供億致虛窟藏；故相和坤枋國時，達官清選，多屈膝門下，列官中外者四□餘人。末復指斥乘輿，有群小焚惑視朝稍晏語。成親王以聞，有旨召問，軍機大臣即日覆奏，落職，交刑部治罪，就逮西華門外部虞司。群議洶洶，謂且以大不敬伏法。趙懷玉見其縲紲藉藁坐，大哭，投於地，不能言，稚存笑謂懷玉曰：「味辛，今見稚存死耶，何悲也。」頃之，承審大臣至，有旨，不用刑。稚存聞宣，感動大哭，自引罪。坐身列侍從用疑似語謗君父，大不敬，議斬立決。奏上，免死，戍伊犁。將軍某妄測聖意，奏請俟其至斃以法，先發後聞。得旨嚴飭，不行。

稚存謫戍伊犁之明年，即奉旨釋回。赦下之次日，朱文正公珪入見，仁宗手洪書示朱，朱踞捧以觀，則見御筆署其首四字，曰：「座右良箴。」朱頓首泣曰：「臣所鬱結於中，久而不敢言者，至今日而皇上乃自行之，臣負皇上多矣，尚何言！」伏地久之始起。

王麓園諫止番役授職

北平王麓園，詩人平圃孫也。由翰林擢給諫，風節凜然。時步軍統領衙門番役，多因緝匪授以官職，王以官職有關流品，奏罷之，仁宗遂有「持正可嘉」之旨。

汪如淵疏救楊世英

汪如淵，秀水人，嘗任御史。楊御史世英與滿御史某互劾，楊語頗直，仁宗兩黜之。汪上疏救楊，上以其蹈有明臺諫陋習，令改刑曹。

海秀抗言廢馬事

海秀官正紅旗參領，以廉能稱。時和坤議以官廩馬散兵丁飼養，會八旗大僚議，人皆應如響。海獨曰：「國家不惜數百萬金錢為芻牧費，良以天閑重務，備緩急之用也。今若散給兵丁，雖稍濟其生計，儻一旦用之，恐侵冒者眾，徒繁刑害眾，無實濟。」和岸然曰：「汝是何齷齪官，乃敢抗論。」卒和議。仁宗復命立廢飼養，而海卒已數年矣。閩峰侍郎玉保夙與之善，嘗曰：「使八旗參領皆如海君，安有疲玩兵卒哉！」將薦於朝，海力辭。

吳熊光諫巡幸

嘉慶辛未，仁宗返自關東，駐蹕夷齊廟，吳熊光方與戴文端、董文恭同召見。上曰：「此行有言道路崎嶇風景略無可觀者，今則道路甚平，風景絕佳，人言可盡信哉！」吳越次對曰：「此非讀書人語也。皇上此行，欲面稽太祖、太宗創業艱難之跡，以為萬世子孫法，豈宜問道路風景耶？」有頃，上目吳曰：「朕少扈蹕過蘇州，風景誠無匹矣。」吳曰：「皇上前所見，翦綵為花，一望之頃耳。蘇州城外惟虎邱稱名勝，實則一墳墓之大者。城中街皆臨河，河道隘，糞船盈集，午後輒臭不可耐，何足言風景。」上曰：「如若言，皇考何為六度至蘇耶？」吳叩頭曰：「臣前侍皇上謁太上皇帝，蒙諭曰：『朕臨御天下六□年，尚無失德，惟六度南巡，勞民傷財，實為作無益害有益。將來皇帝如南巡，而汝不阻止，汝係朕特簡之大臣，必無以對朕。』仁聖之所悔，言猶在耳，皇上宜謹佩勿諉。」時同列皆為撻舌。

綿億請仁宗回鑾

榮恪郡王綿億，榮純親王子也。純王少聰邁，嫺習騎射滿言，高宗甚鍾愛之。純王早薨，而王孱弱，仁宗因令行走乾清門，以習勞動，然其疾終不愈也。自幼喜讀書，朗通經史，如瓶瀉水，周秦諸子亦能背誦不遺。遇大節，尤侃侃。嘉慶癸酉天理教匪林清之變，王方扈從。聞變，泫然曰：「上為吾輩何人，即論親誼，亦當代分其憂，況萬乘之尊乎？」因請獨對，勸上速回京師，以維人心。仁宗首肯，即日迴鑾，自此益重視王。嘗曰：「朕諸姪中，惟綿億骨肉情尤篤也。」逾年，以勞瘁卒。

董文恭請仁宗回鑾

董文恭、曹文正皆為嘉、道大臣。嘉慶癸酉，林清遣其徒黨入宮為亂，時仁宗幸熱河，聞變，近臣請暫駐蹕，文恭力請回鑾，繼以涕泣。而文正在京，鎮之以靜，幾旬遂安。時人有聯云：「庸庸碌碌曹丞相，哭哭啼啼董太師。」其時文恭適加太子太師銜，文恭對人笑曰：「賤姓不佳之至。」

王文簡諫圓明園增防事

嘉慶癸酉，林清以七□七人入禁門，智勇親王放銃卻之。事既定，有議築圓明園宮牆高厚者，有議增圓明園兵額者，高郵王文簡公意不謂然，乃具疏上言。仁宗大動容，召對良久，乃罷。論軍機大臣曰：「王引之乃能言人之所不敢言。」

夏修恕請釋無辜

嘉慶癸酉，夏修恕官御史，時林清之亂已平，餘黨竄河南北，先後就誅。而州郡購捕疑似，牽引株連，多道死。夏因疏言，督

限必獲，有司逮繫疏屬，蔓引無窮，請下明詔，釋省無辜。疏入，仁宗嘉納，即降鑰鑰弛刑。當上疏時，同官怵以危語，夏艷然曰：「安有首鼠而居言者，遇聖主而不言，則終無言日矣。」修恕，字森圃，新建人。

諫垣三直

宣宗時諫垣三直之日，蓋即指晉江陳慶鏞、臨桂朱琦、高要蘇廷魁而言也。

莫晉負氣辯論

莫寶齋晉任倉場侍郎時，因常州武弁旗丁與州縣互控，牽涉多人，侍郎潤祥議交刑部審訊，莫議咨交兩江總督就近鞠之。潤持不可，莫不為屈，遂各執奏陳辨上前，仁宗卒從莫議。通州倉場署，滿、漢兩寮各榜「和衷報國」四字，乃仁宗綸音，為莫立也。

莫視學江蘇，劾署藩司鄙雲布玩公護短。道光壬午，以通場盤米事，與戶部互訐，連拜三疏，措詞峻激，至以胡塗昏憤不通文義詆部臣，而以洞悉倉務無逾於臣自詡。時戶部滿、漢兩尚書皆軍機大臣，方嚮用，朝士皆為莫危。上竟不之罪，論稱「莫晉所論皆屬因公，惟負氣辯論，失敬事之道」。僅令降一級，為內閣學士。莫謝疏有云：「主聖則臣自直，仰欽厲世摩鈍之精心；恩深而命轉輕，彌堅報國忘身之素志。」

蘇廷魁劾穆彰阿

道光癸卯春，御史高要蘇廷魁抗疏數千言，大旨以時政乖迕，歸過樞相穆彰阿輩，立請罷黜，而勸宣宗下罪己之詔，開直諫之門。語切至，多所指斥。宣宗覽奏動容，特旨嘉獎。

戴文節因諫不行而歸

宣宗末年為樞相穆彰阿壅蔽，略不省事。時盜已萌芽，督撫承穆風旨，莫敢奏聞。戴文節公熙為廣東學政，期滿還朝，召見。問：「汝一路由江西、安徽、江蘇來，民情何如？」文節遽對曰：「盜賊蠶起，民不聊生。」宣宗大駭曰：「如汝言，尚復成何事體！」怒詢穆，穆免冠謝曰：「戴某見皇上春秋高，欲以此撼皇上，沽直名，非實也。」宣宗遂惡文節。舊例，年終賜南書房翰林福字，文節不與焉，乃遂以病告歸。

陶文毅說正經話

安化陶文毅公澍官臺諫日，錚錚有聲。奉命巡視南漕，翼日請訓，甫入殿側門，即論曰：「放爾南漕矣！爾尚有良心，肯說幾句正經話也。」

杜文正諫止廢后

杜文正公受田為文宗師傅，文宗四歲時，即從之讀。登極後，敬禮弗衰，凡所敷陳，皆報可。歷朝積習均重滿輕漢，至咸豐朝獨信任曾、左諸人，削平大難，文正之力也。文宗娶孝欽后甚，欲廢孝貞后而立之。故事，凡冊封皇后，須六部尚書簽押。時文正為某部尚書，帝憚之，先事商焉。文正力諫，援古證今，申言寵妾滅嫡之禍，帝默然。由是得罪孝欽，遂拜查辦河工之命，蓋遠之也。文正陛辭時，抱帝膝，力陳廢后之不可，至泣下，帝為感動，議遂寢。

文正抵東河，見河工廢弛，將具摺劾之，自河督以下皆不免，河督懼，欲賂不得。適文正有疾，河督進醫診之，服藥後病遂亟，不三日而薨。遺疏入，帝大慟，詔令柩入國門，鋪御道，由正陽門入，親臨奠醮，三孫均賜舉人。文宗崩，文正子翰為戶部侍郎，會端華、肅順亂作，孝欽以銜文正故，羅織翰罪，籍其家。

張鑾奏併大差

凡恭上列聖列后冊寶，必齎送盛京太廟尊藏，實錄、玉牒修竟亦如之。其齎送也，除道千七百里，具警蹕如儀，餐宿皆建蘆殿，隨扈官校數千人，例發帑金四萬，下各州縣具供張。有司或陰以應領之帑賄上官，而自斂於民，數且倍蓰，上官為所餌，弗能禁也。於是上下交征，視大差為利藪，民用重困。咸豐壬子，宣宗升祔禮成，有詔以明年三月恭迓冊寶入陪都，時南皮張太常鑾方以奉天丞兼督學政，適歲饑，奉旨煮粥賑之，所見饑民，僅存皮骨，乃太息曰：「是尚能供大差耶！且實錄將告成，盍展典至秋，併為一次。」遂草疏約當道會奏，皆揜耳不樂聞，而筦尹事者且來力沮，憤甚。恐專疏多掣肘者，乃以摺稿寄門下士御史李鶴年，未兩旬，特旨改期秋八月，與實錄同送。當事心知張所為，不敢爭也。後顯廟實錄成，亦援前案以行。

尹杏農諫和

咸豐戊午，英艦侵天津，舉朝倉惶，無所為計。桃源尹杏農侍御獨疏陳戰守機宜，先後八九上，謂萬不宜和，而樞臣主和甚力，卒格不行。最後疏上，奉命隨同王大臣會議，尹侃侃與鄭親王端華抗辯，不稍詘，由是權貴益側目，卒藉科場案去之。同治時再起，治軍河南，官陝汝道，多惠政。歿後入祀名宦，治績宣付國史館，列循吏傳。

某御史劾奪情

咸豐中葉，某相丁艱，文宗詔令奪情，某未力辭，恐失宸眷也。有某御史參奏云：「朝廷舊例，除軍務緊急，在營丁憂不準回籍，防開規避之端；此外即備員樞密，曾經降旨留任守制者，亦必再三瀝陳大義，方可奪情。今某在京伴食，既未效力疆場，可以嫌於規避藉口；雖躬膺宰輔，亦非朝廷不可少之人，可以奪情順旨為名。在皇上眷念大臣，不過偶爾優容。而某阿意曲從，節哀順變，公然居之不疑，是開不孝之端，啟名教之罪，何以表率群倫，昭示後世乎？應請交部議處。」

王茂蔭袁甲三劾權要

王侍郎茂蔭、袁端敏公甲三為言官時，皆侃侃論列，不避權要。端敏至劾及某邵王暨侍郎書元，雖文宗亦以為太甚，非所宜言，然猶抵某邵王以罰。

寶文靖諫止運銀承德

寶文靖公鑄起家寒賤，知民間疾苦。當咸豐庚申之變，肅順導文宗為秋獮之舉，又惑文宗以土木音樂之玩。時度支存儲無幾，肅請悉數運至承德以備用，文宗從之。寶方為戶部侍郎，奉命守城，既得嚴旨，且專官守取，驟綱已繫於戶部之儀門外，勢不可少緩。寶抗疏持之，力言：「守城需餉，庫無存儲，是無京城也，臣敢以死爭。」事得中輟。未幾內務府失印，肅請降寶五品頂戴，開去守城之差。得旨時寶適在署，即手自免冠，易其帽頂，喟曰：「冠下之物且不顧，冠上者又何足道！」

李棠階劾勝保

李棠階尚書正學名臣，存心極恕，嫉惡甚嚴。勝保以陝西軍敗逮問，中外大臣因發年歷年貪污實跡，將置重典，而政府頗欲援議功之條，李無以難也。一日獨對，據河南原籍所見實陳之，特旨賜勝自盡。馬伯樂在武陟與李同主書院，偶宴集，座客新自皖、豫來者，敘及勝軍。因言捻由光州西趨，劫官家兩女，以老婦守之，禁勿犯，勒令具贖，議未及而勝軍至，兩女卒皆歸勝。李勃然曰：「大臣乃盜賊之不若乎？」因中席不歡而散。

左文襄劾李元度

左文襄公奏議，語其戇直。如奏查李元度摺，左既為李辨戰敗不得為罪，而後復申之曰：「惟李在湘不得意，復鑽營江西，得有優保，實為無恥。」左與李為至交，而人告之言，何切言也。

余光倬劾何桂清

武進余幼冰比部光倬，道光丁未進士，授主事，擢郎中，總辦秋審處，慮囚詳慎，不輕麗人於法。同治壬戌，江督何桂清就逮至京，光倬實司審讞，據《大清律》，地方大吏逃奔職事，比照守邊將帥失守城寨斬監候律，擬斬監候，情罪重則擬斬立決，仍候上裁。時朝中大僚多為桂清故舊，謂不當加重，冀緩其死，而給事中郭祥瑞等復交章論劾，請速正典刑。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議覆，刑部主稿。光倬疏奏曰：「已革兩江總督何桂清身膺疆寄，受國厚恩，豈不知軍旅之事，有進無退，守土之責，城存與存？況其時常州有兵有餉，並非不可固守，乃首先棄城逃避，致令全局潰散。望亭為無錫至蘇州要衝，業經奏明截留長龍船，紮營於

此，乃並未身經一戰，命殺一賊，忽於蘇州失陷之前一日，率師船退駐福山海口，是其撤兵遠遁，縱寇殃民，尤罪跡之昭著者。至刑部歷年審辦軍營失事成案，均視此為輕，惟余步雲係由斬候加至斬決，情罪相等。雖帶兵提督與統兵總督稍有不同，然論疆奇，則文臣視武臣為重；論軍法，則逃官與逃將同誅；論情節，則聞警屢逃，非被攻被圍變出不測者可比；論地方，則全省糜爛，非一城一寨偶致疏防屠可比。請仍照原擬，從重擬以斬立決。」六月□三日奏上，得旨，改為斬監候，秋後處決。□月，竟奉特旨立決。

沈文肅抗疏三請

沈文肅公督兩江時，嘗以水災奏請豁免錢糧，發帑賑濟。一請不得，再請之，乃奉嚴旨申飭，文肅仍抗疏三請，卒邀俞允。疏中警句有云：「朝捧雷霆之詔，自省愆尤；夜聞風雨之聲，難安枕席。」

廣安請立鐵券

自擇立德宗之策定，朝臣紛紛竊議，有責李鴻藻之縮朒畏葸者，有責李鴻章阿附取容者，顧事已至此，遂亦相忍不言。內閣侍讀學士廣安以為今日之舉，太后不立孫而立子，實開愛新覺羅氏未有之奇，此後必有變局，乃抗疏言之。其略曰「大行皇帝沖齡御極，蒙兩宮垂簾勵治□有三載，天下底定。詎意皇嗣未舉，一旦龍馭上賓，幸賴兩宮擇繼咸宜，以皇上繼文宗顯皇帝為子，俟嗣皇帝生子，即繼大行皇帝為嗣，計之萬全，未有過此者。惟嘗讀《宋史》，竊有感焉。昔太祖遵母后命，傳弟而不傳子，厥後太宗偶因趙普一言，傳子竟未傳姪，是廢母后成命，遂啟無窮駁斥。使當當日后以詔命鑄成鐵券，趙普安得一言間之。我皇上將來生有聖子，自必承繼大行皇帝為嗣，第恐事久年湮，或有以普言引用，請頒立鐵券作奕世良謨」云云。廷旨以其冒昧瀆陳，斥之。

吳可讀尸諫

吳柳堂侍御名可讀，甘肅人。道光戊進士，授主事，轉御史，以劾成祿言激，左遷吏部主事。操行清潔，不附權。光緒己卯，穆宗梓宮永遠奉安，吳乞派隨扈行禮。至薊州，遂密奏穆宗立後事，自盡於所居之寺中。摺上，孝欽后批云：「以死建言，孤忠可憫。」

劉恩溥以敢言稱

光緒初，吳橋劉博泉侍郎恩溥官御史，以敢言稱，與鄧鐵香鴻臚齊名。其奏疏好為滑稽之辭，辭意抑揚，若嘲若諷，與鄧之樸實無華者迥異。所參奉天將軍府尹一疏，有云：「將軍崇綺，除不貪賄外，別無所長；府尹松林，除貪賄外，亦別無所長。」

時宗室某甲設賭局於皇城內，有旗人某乙者，亦世家子，以飲博傾其家，貧無立錫。一日，博偶贏，往索博通，竟被毆死。其尸暴露城隅者二□餘日，無為收斂者，官亦畏某甲勢，不敢過問。劉乃上疏言其事，略謂：「某甲託體天家，勢焰熏灼，某乙何人，而敢貿然往犯重威，攢毆致死，固由自取。某甲以天潢貴胄，區區殺一平人，理勢應爾，臣亦不敢干預。惟念聖朝怙冒之仁，草木鳥獸，咸沾恩澤。而某乙尸骸暴露，日飽烏鳶，揆以先王澤及枯骨之義，似非盛世所宜。合無飭下地方官檢視掩埋，似亦仁政之丁端也。」

梁經先疏劾陝撫

光緒丁丑秋，秦、豫、晉大旱，赤地數千里，死者枕藉。朝廷頒內帑，截留南漕米至百萬，以振晉、豫飢民，宜派大臣督辦。朝邑閻文介公督山西振事，尤峻整，至斬吞噬振款者吉州牧段鼎耀以警焚吏，官紳肅然，無敢相比周以侵官帑，故全活甚眾，惟秦獨向隅。先是，丙子夏，渭北諸郡縣小麥已歉收，僅二三成，秋禾亦未種，民固苦已饑矣。及秋而雨澤又甚歉，渭南諸郡縣亦被其害，麥皆草草下種，有甫茁苗而已槁者。丁丑夏秋，遂不及二成，民有掘草根剝榆皮以餬口者。自四月至九月，未得點滴雨，禾麥悉未種，大侵遂成。時撫陝者為湘人某也，左文襄方銳意恢復新疆，轉餉庀械，日不暇給。李文忠獨深憂之，嘗貽書力爭，謂：「西北連年荒歉，民食猶苦不足，何忍更奪之以充兵餉？萬一如明末造釀成流寇之變，惟尸其咎！」文襄得書，佛然不悅，遂惡人言陝災旱事。陝撫，其兩湖之鄉人也，則一意附和之，禁屬吏毋得以災情上聞。有旨詢陝旱情形，巡撫覆奏，猶言全省麥田僅有三成未播種者，餘皆連得透雨，一律下種，雖有偏災，不至成巨侵也。陝人柏子俊、劉古愚約諸紳上書陝撫，請以災狀上聞，且設局省城，派官紳會辦賑務，陝撫不省。

眾始別議致書京中言路，乞援手。於時陝人官西臺者稱極盛，南鄭王炳、朝邑劉錫金、清澗王憲曾、平利余上華、三原梁經先，凡五人。梁於咸豐時為禮部郎，庚申之變，棄官潛逃回籍，鄉人皆薄之，及是，公函遍致四人而不及梁。上華者，其先固鄂人，與巡撫論鄉誼，交頗昵，得書則語諸人曰：「紳士與大吏誼，言官更劾大吏，是愈激之怒也。萬一擊之不中，彼將更肆虐，如之何？寧少緩焉，吾先以私書為之調停，苟彼知懼而悔，又何必深責乎。」眾聽其言，從之，而不知上華之別有陰謀也。上華既以言慰諸人，則亟馳書陝撫，並鈔寄陝紳原函。陝撫得書，疏參疏紳把持公事，脅制官吏，移熟作荒，陰圖冒賑。疏奏，陝民大譁，幾暴動。陝撫亦懼，檄防營兵三千衛撫署，夜二鼓，即禁署前行人往來，日伏居內室，不敢出宅門一步，然梁經先參劾陝撫之摺已上矣。

初，經先聞陝紳之遍貽書言路而不及己也，則大慚。自念為六□餘老人，而為鄉里所不齒，將來退歸林下，何以自安，乃謀所以晚蓋者。因抗疏劾巡撫驕蹇暴戾狀，羅列多款，皆實有證據，且微及余上華事。疏上之次日，陝撫疏亦至，廷議以經先疏中有上華潛通消息語，而陝撫疏適與符合，且微知陝災之鉅也。兩疏皆留中不下，廷寄詢災狀甚悉。會豐潤張幼樵庶子佩綸聞其事，勃然曰：「陝災如是，而巡撫尚沮紳民呼籲，是真欲勦絕陝民矣！」亟上疏，嚴劾陝撫，並詳及上華事。宮廷得此疏，始具知陝災，乃寄諭申飭陝，令明白回奏。陝撫奉諭大恐，立撤退環署衛兵，飭各州縣同時辦賑，且自知已不為陝人所容也。賑事畢，旋移疾調他省以去。

李文忠諫止征日

光緒己卯，日本收琉球為縣。當事初起時，祭酒王先謙奏請征日。事下，李文忠公鴻章議覆，疏言：「征日之志不可無，征日之事不必有。」

張文襄陳寶琛諫誅護軍統領

光緒庚辰、辛巳間，張文襄公之洞方官庶子，有中官率小閹兩人，奉旨擔食物八盒，賜醇王。出午門之東左門，與護軍統領及門兵口角，遂毀棄食物，回宮，以毆搶告。德宗震怒，命褫護軍統領職，門兵交刑部，將置重典。樞臣莫能解，刑部不敢訊，乃與陳寶琛上疏切論之，護軍統領兵及門遂得免。時又有兩御史言事瑣屑，不合政體，被責議處。恭王手張、陳兩疏示同列曰：「兩御史摺真笑柄，若此，真可謂為奏疏矣。」

光緒諸臣應詔直言

光緒戊寅，晉、豫亢旱，下詔罪己，有「天降鞠凶，何不移於宮廷」之語，因下詔求直言。侍講張佩綸請殺四川提督張有恒，又與司業寶廷、編修何金壽請訓責樞臣；學士黃體芳參尚書董恂；洗馬廖壽恒參大學士李鴻章侈泰因循，左右無一正人。朝臣臺諫，封奏聯翩，多所採納。其後，孝欽后亦厭倦之。比甲申之役，張佩綸等並得罪譴去，當時清流黨大受掣擊，幾於盡絕。朝臣皆以言事為戒，相與酒食徵逐，其上者為詩文金石之玩而已。

延樹南爭謁陵禮

光緒丙戌三月，孝欽后率德宗謁定東陵，蓋即孝皇后之陵也。鑾輿甫至，未行禮，先詣配殿小憩。所可以禮單呈進，孝欽不憚，擲之地，命別議以進。蓋照例拈香進酒，須跪拜也。時李文正鴻藻為漢尚書，聞命，戰栗不敢出一語。滿尚書延樹南宗伯煦曰：「此不能爭，國家何用禮臣？」肅衣冠入，跪殿門外，大言曰：「太后今日至此，兩宮垂簾聽政之禮節，無所用之，唯當依顯皇帝在時儀注行之耳。」孝欽聞奏失色，命之起。延對曰：「太后不以臣不肖，使得罪禮曹，見太后失禮而不敢爭，臣死無以對祖

宗，不得請，誓不敢起。」孝欽始允之，卒成禮而歸。

屠仁守吳兆泰因諫去官

光緒己丑，孝欽撤簾之令既下，御史屠仁守知孝欽后之必不遽釋政柄也，乃上疏，謂：「皇上春秋方富，正宜專心典學，請太后勿遂撤簾，再訓政三年。」疏中且微及李蓮英事。后得疏，立禱仁守職，永不敘用。先一歲，御史吳兆泰抗疏請停條頤和園工，亦觸后怒，革職。時有湖北兩御史之稱，蓋仁守、兆泰皆鄂人也。

朱一新劾醇王

義烏朱鼎甫侍御一新，以劾李蓮英去官，主廣東端溪書院，旋移廣雅書院，卒於院，年甫五□也。當醇王當國，初設海軍，盛用滿人之時，朱抗章極言非是，醇大怒，鈔摺寄示李文忠。文忠就幕僚汪宗沂商之，嘆然大聲曰：「寫白摺子作八股之翰林，乃亦參海軍，子謂亦可惡乎？」汪閱畢，置案上，默炙無語。文忠曰：「何如？」汪曰：「鄙見亦以朱言為是，故不敢遽答。」文忠曰：「醇王不答應，終須回復。」汪曰：「暫緩。醇王徐思之，其氣自平，中堂再為緩頰，朱可以免。」文忠如其言，事遂寢。

寇連才直言被誅

寇連才，直隸昌平州人。年□五，以闖入宮，事孝欽后，為梳頭房太監，頗得寵，遂掌會計。稍長，見孝欽淫縱，屢諫，孝欽雖呵斥之，亦不加罪。已而為奏事處太監，年餘，復為會計房太監。光緒乙未□月，孝欽杖瑾、珍二妃，蓄志廢立。迫德宗為構藉戲，勸吸鴉片，別令太監李蓮英及內務府人員在外造謠，誣德宗失德，為廢立之地。又將修圓明園，寇憂之。丙申二月初□日晨起，孝欽方垂帳臥，寇流涕長跪，孝欽揭帳叱問。寇哭曰：「國危至此，老佛爺即不為祖宗天下計，獨不自為計乎？何忍更縱游樂，生內變也。」孝欽以為狂，叱之去。寇乃請假五日歸，訣其父母兄弟，出其所記宮中事一冊，授之弟，還宮，則分所蓄與小璫。至□五日，乃上疏，條陳□則：請歸政皇上；請勿修圓明園以幽皇上；請止演戲；請廢頤和園；請罷修鐵路；請革李鴻章職；請續修戰備與日本戰。餘數條，亦人所不敢言者。其末一條，則言皇上今尚無子，請擇天下之賢者立為皇太子，效堯舜之事。奏上，孝欽疑有指使，旋見其文理不通，且多別體字，命之背誦，乃無甚舛，始信之。即親訊之曰：「爾不知祖制，內監不准言政事乎？」曰：「知之。然事有緩急，不敢拘成例也。」孝欽曰：「爾知此有死罪乎？」曰：「知之，拚死而止也。」孝欽太息曰：「既如此，不怪我太忍心矣！」乃命囚於內務府慎刑司。□七日，移交刑部照例辦理。至菜市，寇脫一碧玉搬指贈劊子曰：「費心從速。」又以玉佩一、金表一贈同事內監之來文者。神色不變，從容就死，年甫□八也。

王鵬運諫駐蹕頤和園

孝欽后幸頤和園，駐蹕三日，而王鵬運之疏上。時恭王、李文正方同直，李謂恭曰：「此事大臣不言而外廷小臣言之，吾曹滋愧矣！此人不可不予處分，少遲人對，當保全之。」恭唯唯。及入對，德宗欲加嚴譴，恭婉切陳論。德宗曰：「寇連才何為而殺也？」恭奏：「寇某內臣，不應干事，御史乃諫官，未可一例而論。」德宗意稍解，徐曰：「朕亦何意督過言官，恐聖慈或不憚耳。汝曹好為之地，但此後不許再言此事可矣！」於是樞臣於原摺內片陳，略謂「該給事中冒昧瀆奏，亦屬忠愛微忱，臣等公同閱看，尚無悖謬字樣，可否籲恩免究」云云。疏留中。旋聞車駕恭詣請安，面奉懿旨，御史職司言事，予何責焉。王大臣面奉諭旨，此後如再有人妄言，僥倖嘗試，即將王鵬運一併治罪，王大臣欽遵傳諭知悉。自是以後，雖駐蹕頤和園，而慈駕還宮，亦較早矣。

蔡文忠諫止木瓜款

蔡文忠公祿曾為內務府大臣，一日，德宗命提庫帑五百兩市木瓜。蔡奏各宮陳設木瓜，所司悉已供進，即欲添購，何須如此巨款。上怒曰：「汝欲斬吾用錢耶？」蔡頓首曰：「內府度支出入，毫釐皆須簿記，未便無名提撥也。」上為之霽顏，寢其命。

奕詝諫孝欽后

淳郡王奕詝為宣宗之子，喜滑稽。孝欽后訓政，王欲有所獻，而二內侍索賄，無則阻之。王怒，乃手持黃花魚一盤，獻諸孝欽。孝欽問：「何自攜來？」王曰：「二內侍索賄，臣無有，故手持以來耳。」孝欽大怒，乃罪二內侍。

孝欽喜聽說書，說者語漸不馴雅，王惡之。乃袒背盤辮於頂，口唱《□不閑》而入，內侍大駭。《□不閑》，京師里巷小兒所歌之曲也。孝欽曰：「醉矣。」命人扶出，後遂輟聽。

某學士劾徐用儀

某學士有陳奏，摺皆封口。舊例，凡封口摺，雖軍機大臣亦不得私窺一字。學士偶捧章，匆匆入，為徐用儀所見。徐詰之曰：「汝今日又是封口摺，果劾誰？」學士厲聲曰：「汝不須問，總有汝在其中。」未幾，徐奉指出軍機，乃知學士前言，非虛語也。

昌壽公主婉諫匡正

恭王女昌壽公主，當孝欽后訓政時，恆出入禁闈，頗能以婉諫匡正。一日，公主偵知孝欽製一豔色衣，從容言曰：「曾在某處見一織品，材料顏色均絕佳，擬製衣進御，以非祖制而罷。」孝欽默然。

德宗即位，恭王家人皆嫉之，公主力顧大局，時左右德宗。說者謂德宗不被廢，公主之力也。且以時與裕庚之女德齡游，故得稍習外事焉。

劉趕三諫諫

京伶趕三兒，劉姓也，善諷諫。光緒戊戌垂簾後，一日，飾皇帝，將據座，忽弔場而言曰：「汝看吾為假皇帝，尚得坐，彼為真皇帝者，長日侍立，又何嘗坐耶？」自是以後，德宗觀孝欽，不植立矣。

必昌擢奏陳毋忘在莒

漢陽必子公，名昌擢，光緒丙子舉人。大挑知縣，分發山西，署某縣篆，直隸入山西境之第一站也。庚子拳匪之變，德宗奉孝欽后倉卒西巡，兩宮入境，必僅以白飯黃雞進獻，孝欽頗不悅。次日召見，將痛斥之，而必先伏地大哭，歷言近年種種政治之不良，又信任亂民，致釀巨變，以後求皇太后、皇上須勵精圖治，屏絕奢華，以示毋忘在莒之意。后以其言懇直，怒甚，立命革職，將予以重懲，德宗婉言解之，乃驅逐回籍。帝又潛賜白銀三百兩，始踉蹌逃歸。

王先謙劾李蓮英

王益吾祭酒先謙之督學江蘇也，名與黃漱蘭侍郎齊，外間傳其實賄李蓮英而得此差。既瓜代，慮名為李污，乃疏劾之，並謂並非真闖，詞頗穢褻。孝欽后覽奏，震怒，解李衣而眾示之。遂以是罷歸，然王之直聲，動天下矣。既出京，李嘗語人曰：「吾聞人多，從未見如王之狡者，昏暮而乞吾憐，明白而攻吾短，彼謂可以掩其過，吾謂適以彰其醜耳。南人多詐，王其表表者乎！」知之者則曰：「李既銜王，故以是損其譽也。」

趙爾巽尚欲有言

川督趙爾巽為御史時，懇直敢言，後以石阡府知府外府，請訓。孝欽后曰：「汝今後尚欲有言否？」趙對曰：「奴才尚欲有言，當請都察院代奏。」臨行，果由都察院代呈封奏二件：一言時政；一諫孝欽。光緒辛丑回鑾，擢山西巡撫，入對，孝欽曰：「此次之變，是我用人不當，皇上本欲殉社稷，亦因我牽累未決，如天之福，不意我君臣復得相見於此。」言罷大慟，趙亦叩頭嗚咽良久。孝欽曰：「此次到山西，當如何辦法？」趙曰：「奴才當先辦理交涉事件，使民教相安，一面練兵防匪，保衛地方。」孝欽稱善。最後復問曰：「汝從前屢次具奏參我，是受何人指使？」趙對曰：「奴才從前誤採風聞，不知我太后聖明如此。」孝欽大笑。

安維峻劾李文忠

御史安維峻在都，有殿上蒼鷹之目，嘗列款糾參李文忠公鴻章，留中不發。李久在天津，未嘗識安面，一日陛見，在朝房小憩，適安從容入，李私問蘇拉曰：「此何人？」安聞之遽曰：「我即參君二□款之安維峻也。」李唯唯。

邊寶泉劾李文忠

光緒中，李文忠督直隸時，以麥秀兩歧入告，御史邊寶泉劾之，有「陽為歸美於朝廷，陰實自譽其政績」之語，文忠致函謝過焉。

徐致祥痛論時事

德宗於臣工奏疏，有足為國家法者，輒置案頭，以時展玩。嘉定徐霖季和侍郎致祥言事頗懇直，孝欽后外優容而內忌之，德宗眷之獨厚。當徐簡浙江學政時，瀕行陛辭，召對至三時之久，謂徐曰：「爾所奏事，朕無日不展閱一過，真名言也。」及痛論時事，至府庫空虛、內外交迫等語，徐泣，德宗亦泣。徐曰：「臣去後，願皇上珍重聖躬。」德宗曰：「卿亦須珍重。」蓋德宗時厄於孝欽，而徐為當道所忌，故君臣之際，彼此相喻於微言也。時軍機各大臣佇立門外，見徐久不出，恐被劾，莫不倉皇失色，及徐出而無事，始各相安。

七御史一日七奏

光緒庚子西巡，孝欽后與德宗下詔罪己，實出榮祿之意，樊增祥為之起草者也。朝臣稍稍趨行在，每召見，孝欽必哭，群臣條奏自強之計，多所採納。迨辛丑回鑾後，驚塵既定，陳大計者多束之閣矣。德宗賓天，醇天監國，虛懷採納，召見江春霖、趙炳麟兩侍御。諫垣入對，絕對跡已三〇年，一旦復見之，臺諫風生，海內動色。嘗有七御史同日各遞封奏，稱極盛焉。其後陳事者摭拾膚詞，彈劾過多，亦未能悉當，封章遂〇九留中。即有措詞激烈者，欲求步趙啟霖、江春霖之後，亦不可得矣。

臺諫三霖

當慶王奕劻柄國時，舉朝莫敢撻其鋒，時臺諫中有矯矯不阿之三霖焉。三霖者：湘趙啟霖，閩江春霖，桂趙炳麟是也。啟霖首揭其奸，革職；春霖繼之，回原衙門，未久，皆歸矣。惟炳麟未忤巨奸，幸而得保。時又有蔣侍御式理以劾慶貪穢，回原衙門。

江春霖劾奕劻

光、宣間，凡軍機處及海陸軍、財政、外交諸任，均以親貴掌之。諸王貝勒皆少年寡學，偏樹黨援，排斥異己，勾通閹寺，廣行賄賂。宣統初，閩縣江侍御春霖特疏糾參交劾，疏中所謂江蘇巡撫寶棻，陝西巡撫恩壽，山東巡撫孫寶琦為其親家；山西布政使志森為其姪婿；浙江鹽運使衡吉為其邸內舊人；直隸總督陳夔龍為其乾女婿；女徽巡撫朱家寶之子朱綸為其子載振之乾兒，悉實事也。疏上，都下喧傳，爭為春霖危，謂恐蹈趙御史啟霖覆轍，緣趙亦以劾慶而削職者，故群彥嘖嘖稱二霖也。果奉旨命其明白回奏。及覆奏，乃歷數諸故實，謂：「人言藉藉，事非傳疑，本可按圖以索也。」末更謂：「臣非不知趙啟霖劾奕劻罷官，仗馬一鳴，三品料去，祇以樞垣重地，汲引私人，恐或貽誤大局，激於忠愫，冒死直陳。」旋仍奉旨切責，命回原衙門行走。御史陳田、趙炳麟、胡思敬等先後籲請收回成收，均不省。於是全臺大憤，由御史忠廉領銜，連署者五〇八人，公上「言路無所遵循，請明降諭旨」一摺。自有御史臺以來，固未有眾情一致，爭尚風節如斯之甚者。春霖既被放，即奉母返閩，繪《梅陽歸隱圖》以見志。

永輝絕粒上書

頤和園八品苑副永輝，上書監國攝政王，痛陳四事，切中時弊。先六日絕粒，宣統己酉六月〇六日，卒，書由《愛國報》宣布，見者無不墮淚。後經趙炳麟、崇興兩侍御奏請褒嘉。永之漢姓為白，字竹君。

張傳楷上書自戕

張傳楷，順天人，字睿斌，本宗人府供事，積勞保至知州。其平居沈默寡言，任事勤懇，不辭勞怨。宣統辛亥九月，武昌革命事起，各省響應，舉朝震恐，上至宗室達官，下至郎曹黎庶，均日以遷徙眷屬為事，無一人上封奏者。張獨草條陳千餘言，詣都察院，乞院長代奏。時院中人已星散，張悲憤填膺，伏也痛哭，不去者三日，遂懷刃自戕。役人亟扶送醫院，為之調治，卒以傷重斃命。